

## 附錄三、重要人物訪談

### 一、農藝系賴光隆、林安秋、曾美倉三位教授共同口述歷史

時間：2008.03.06 下午2：06

地點：農場會議室

出席者：農藝系賴光隆教授、林安秋教授、曾美倉教授

訪談者：黃富三教授

#### 訪談內容：

賴光隆：有關創辦的時期，我有稍微把臺大農藝系的沿革作記錄起來，留給系上當作參考。這個就是原稿，請你先看一下，我再口頭補充。

黃富三：謝謝，這個可當作參考。第一個訪談的問題是農場的沿革。據我的瞭解，本來是跟台北高等農林學校的創立有密切的相關。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是大正11年3月，也就是說，1922年3月成立地點在目前的行政大樓、農經管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、第一會議室附近，被稱為富田町之森的場所建校，原農場是該高等農林學校的實習農場。所以，這裡寫13年（A檔草稿）是不對了。

賴光隆：這裡寫13年，我不曉得是根據什麼。不過，我根據磯永吉先生仙逝後的追憶錄，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於大正11年3月，在富田町創立，因為前面全部叫做富田町，台科大的前身是台灣省農業試驗所，再前身是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的農業試驗所。在農業試驗所的旁邊，那個時候大概就是一片森林的樣子，松樹很多，很高大啦。在僑光堂前面，就是現在的鹿鳴堂前面的共同教室，它本來是木造的兩棟東西。那個就是高等農林學校的建築物。就是共同教室啦。

黃富三：就是現在的共同教室。

賴光隆：那兩棟外，還有現在第一會議室、行政大樓。我們臺大的行政大樓。我現在告訴一個範圍了，就是那兩棟的木造教室，跟現在的行政大樓，就是校長室，還有後面的第一會議室，矮矮的，紅磚的。這些都是高等農林學校的校長室和教室。「這邊」（指農場辦公室這裡）就是高等農林學校附設農場。所以，應該是大正11年，高等農林學校成立的時候，是不是馬上有農場？還是其後幾年逐漸的規劃出來的。

黃富三：根據的資料，也有可能是（大正）11年設立，實習農場是（大正）13年。

賴光隆：我口頭說明一下，你就會曉得來龍去脈。大正11年，高等農林學校成立，當時校長是大島金太郎博士，很有名的，是昆蟲方面的教授，北海道大學畢業的。那個時候帝大還沒有成立，總督府呈報日本政府，說要在台北設立帝國大學。但是這個消息一出去的話，因附近都是水田，怕人家抬高議價，所以一直保持著相當的低調。帝大的第一代校長是幣原坦先生，但是他是帝大成立之後才來赴任的。所以在籌備期間，就委託大島金太郎先生。他是農業試驗所的所長，也是高等農林學校的校長，是這樣的。然後他慢慢籌劃，到昭和三年，台北帝大成立了，才來履任校長。那個時候有兩個學部，一個是理農學部，另一個是文政學部。台北帝國大學，正式成立是昭和3年。大島金太郎自己本來是高等農林學校的校長，於

台北帝大成立以後，就申請把台北高等農林學校廢校，成立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。所以台北帝大有兩個：一個是大學部的，一個是專門學校程度的，專門學校就是高等農林廢校以後，變為附屬農林專門學校，這個還有故事的。後來附屬農林專門部農林學校，搬到台中去變成台中高等農林學校，光復後改制為台灣省立農學院，也就是中興大學的前身，所以中興大學跟我們是有這樣的關係的。很多人不曉得磯永吉先生，他是北海道大學農學部畢業，明治44年，第二年來台灣。但是那個時候因為台灣碰到一個日本型稻的引進問題，沒有辦法順利栽培，理由也不曉得。就是從日本帶來所謂的日本型稻，拿到比較南邊來種的時候啊，都會出現，生育上參差不齊，開花也不整齊，產量很低等問題所以就沒有辦法種了，只能夠推廣在現在的陽明山竹子湖的附近。

黃富三：那到竹子湖那裡去作試驗田是他提議的嗎？

賴光隆：不是。當然他是主角，但是比較後來的事情。我們先不要亂了，大正11年3月，台北高等農林學校成立以後，才有這個農林學校的附設農場，應該是這樣講才對。

黃富三：那我們這個再進一步修正。那也希望知道一下，比較有貢獻的當然是蓬萊米，還有沒有別的可以提的？

賴光隆：日本人來台灣，當然是先以農業試驗所的創立來作很多農業方面的試驗，當然是水稻以外，還有很多項目啦。但是他們的最大的目的，一個是甘蔗，日本本來是不屬於亞熱帶、熱帶地區，所以只能夠在北海道種甜菜，所以糖業的話，就是指甜菜糖業，跟甘蔗不一樣，收地下的莖根來抽取它的糖份。那甘蔗不是這樣，種甘蔗來壓榨，把壓榨的汁煮成比較濃密的糖汁，用離心機分離，作法不一樣。在日本，只有種子島，就是九州南邊可以種；還有琉球，也是被薩摩的藩主強佔以後種甘蔗，進貢都是用甘蔗的糖。台灣是他一直想要的地方，所以在1895年，割據台灣以後，日本當然就立了兩個農業的目標：一個是如何推廣甘蔗，來發展甘蔗糖業，因為北海道只有甜菜糖業；另外一個是，改良日本人吃不習慣的台灣米。因為吃起來比較鬆，比較硬，日本人普遍的不習慣，還要從日本把日本內地的米，移到台灣來。因為需要量多，逐漸的日本人也增加，他們一直想改良米種。所以1895年，很快就把日本很多的水稻品種拿過來，就在旁邊的富田町的農業試驗所開始試種，但是一直沒有成功。你想想看1895年開始作，作了將近一、二十年的試驗，還找不到真正的理由，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大規模的推廣，只能夠在竹子湖附近。因第一期作的氣候比較類似日本，在那邊勉強栽培所謂的日本種水稻。那個時候不叫蓬萊稻，那為什麼後來才叫蓬萊稻？就是磯永吉來了，他把過去的實驗全部整理了以後，發現應該從頭作起，他收集很多台灣的在來型的稻，比如說清朝或在更早以前的，前民從大陸帶過來，也有從東南亞，所謂的原住民族帶過來的。種類有很多，稻種很雜，所以他來了以後，從最原始的方式收集這些品種來作鑑定，予以分類和整理，然後發現台灣竟然有1000多種的在來稻米，大部分屬於在來型的，學術上大概是屬於印度型的。日本型的稻試種的時候是依照台灣人種田的習慣，把稻種播下去，第一期作等了50天或者60天，那苗都已經老化了。以後移到田裡插秧，很快有的兩個星期就開始抽穗，而有的不出來。所以從我們的觀點來看，水稻種下去是希望，同一時候抽穗，同一個時候成熟，這樣收穫量才會高一點。但是日本種的水稻不是這樣。

黃富三：好像長度不同。

賴光隆：對。好像也不了解那個原因，我想那個時候的研究還沒有進步到怎麼樣可以使植物開花，原理也不太曉得。1920年才有美國農部的學者發見光期對花的影響，日人來的時候幾乎是在暗中的摸索。大概就推想是老化了或者是怎麼樣，但是也沒有確實的根據。磯永吉來的時候，就收集所有台灣的在來的品種，然後依照它的形態、開花等特性，全都追蹤記錄起來，所以對台灣的水稻有初步的了解。因為有的第一期種的，拿到第二期種就會發生變異，有的一定要第二期種，拿到第一期種會延後出穗，但也不了解原因。所以他追蹤到1000多種，然後詳細的記載特性，並開始作一些實驗。比如說，播種下去20天或者是25天、30天，所謂的苗齡試驗；或者是苗圃裡面有加肥的，或者是我們講的氮、磷、鉀量做適當的調節來看苗的性質，他從很基礎的一步一步做，最後發現日本型稻不能像我們台灣的栽培習慣，就是不要用那麼老的苗，用比較年輕的苗，種起來的話抽穗、開花都會整齊。所以發現這個道理。從這個地方他切入，做播種量的試驗，播種量少的話比較疏，但是苗比較健康，播種量多的話密，苗很細弱。逐漸把這些苗的性質摸清楚，從頭作實驗以後，確實是認為日本型的稻，不能像在來型的，用很成熟的、很老的苗，而用非常小的。比如說，第一期溫度低，用30天到40天，不要用50天到60天；那第二期溫度很高用14天到20天，用健康的、健全的幼苗。結果他們突破了，對苗的生理觀察使得他有信心將日本型的水稻在我們低緯度的、高溫的台灣能夠正常的生長。更進一步作育種，開始作雜交育種，這種技術開始被運用了，第一個比較成功的品種就是台中65號，為什麼我們提到蓬萊稻的時候，就要提到這個品種？理由是發現秧苗的生理，同時在台灣用日本的水稻來作雜交，選拔出來在台灣可以種的很好的日本的稻米。所以大正15(1926年)4月的時候，日本第九屆的米穀大會，在台北鐵路飯店（戰時被美機炸失敗，位於今新光三越大樓）。大正15年當時的總督參加米穀大會，他們把這個成果呈獻給總督，希望他能對新栽培成功的日本型水稻，能給它一個商品名稱好讓大家可以容易推廣，或者是賣到日本的市場，當時有三個候選的名字，一種是玉山，日本叫「にいたか新高山」；一個是新台，因為在台灣新育成的，所以叫新台；第三個是蓬萊，蓬萊仙島本來就是神話裡面代表台灣的。伊澤總督就點蓬萊，然後大家就齊唱萬歲拍手通過，所以這就是蓬萊稻的由來。但是磯永吉有說明，這個日本型的稻在台灣栽培出來米質比較優良的，以商品名為蓬萊米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把日本型的水稻叫作蓬萊種。但是逐漸的大家習慣，然後不但米叫作蓬萊米，生產蓬萊米的日本種水稻也叫作蓬萊稻，所以現在我們的農糧署統計照樣用蓬萊稻，而蓬萊稻要貴一點。所以，日治時代我們農場的成立是相當於1922年左右，去年(2000年)是蓬萊稻命名以後的80週年紀念，也是磯永吉先生的120歲冥誕，我們農藝系有稍微給他做冥誕紀念，初期的沿革大概就是這樣。

黃富三：除了蓬萊米之外，這個農場還有沒有值得提的貢獻？

賴光隆：這個學校的農場，它成立的意義有三種，配合農學院老師教學研究；第二個是提供農學院的學生作農場實習的田地跟設施，到目前都一樣；第三個是剩下的畸零地等等，由我們來作示範經營。林先生是在我之前當副場長，但是後來去外面高就，去指導農技團，所以我是蘇遠志院長再三要求，在林先生離開以後，擔任三年多的副場長。事實上，我很早就跟農場有關，我在農藝系畢業以後第一個就業的地方就是臺大農場。我大概說明那個時候的農業試驗場情況。我在民國39年進臺大農藝系，民國43年畢業之後當了一年的預備軍官，民國44年8月才第

三屆預備軍官訓練結束，所以9月就來這邊服務。那我為什麼來這邊服務呢？那時農藝系的顧元亮教授當農藝系主任，他看到我預備軍官結束了，希望我能夠回來農場工作。我回來以後的情況稍微說明一下，那個時候農場也是屬於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。

黃富三：現在這裡名稱有一點點要請你們確定，它在民國49年叫農事試驗場，那之前也叫作農事試驗場，還是另外有名稱，是否沿續著日治時期的名稱？

賴光隆：這可能是接收以後，我們叫作農事試驗場，後來改做今名。

黃富三：它在民國49年就有正式的公文命名叫作農事試驗場，但是之前就有點含糊了，是不是就叫附屬農場？這個我們再查一下資料，也許沒有特別給它命名。

賴光隆：應該就是這樣，那個名字我是沒有資料。民國44年我回來學校，我的職位是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技士，但是派在農場。那個時候農場組織是這樣，雖然是稱農學院附設農事試驗場，但是它下面分為四個分場，有農藝分場等。

黃富三：這個是1949年，是第二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是徐慶鐘先生當場長時。

賴光隆：那個是剛剛光復的時候。

黃富三：37年初期，所以現在講的是第二時期。

賴光隆：我回來的是民國44年的9月，因為學校給我的到任書是民國44年9月。我以農學院技士的名義在農藝分場工作。那個時候有4個分場，其中一個是農藝分場。

黃富三：這裡資料寫著民國37年校務會議，它底下寫農藝、園藝、畜牧3分場，然後教育部給的資料也是寫三分場，可是另外的記錄說是4個分場。

賴光隆：是那個時候的公文嗎？我進來時已經是4個分場了。

黃富三：公文是這麼寫。喔，那可能是有一個叫農業工程分場。

賴光隆：這個經過我不清楚，我是44年回來母校開始服務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是4個分場，一個是農藝分場，一個是園藝分場，一個是畜牧分場，一個是農工分場，一共4個分場，那是農工分場。由系主任兼，或者是系主任交待指定的老師來負責。那個時候農藝系的系主任兼，所以是顧元亮教授。

黃富三：嗯，所以院長兼場長，系主任兼分場主任。

賴光隆：那個時候沒有副場長。這點很重要。我在民國44年在這邊的時候，磯永吉先生還在，但比較少來學校，所以我都很少看到他。而我的學長也是老師，林正義教授，我於民國39年進來臺大，林正義教授剛好是從農藝系畢業，在農藝系開始當助教。他們就有直接受教於磯永吉教授，因為磯教授被留用。民國34年台灣光復，那個時候農學院有留用幾個老師，一個是磯永吉教授，一個是病理的松本巍（1945年）教授，日本話叫まつもどたかし，一個是農工系的高坂たかさか，那個時候是助教授，光復時候還是助教授。但是磯永吉跟松本他們兩個是教授，高坂跟松本全部以教學為主，磯永吉先生名義是留在農藝系的教授，但是辦公室在農林廳，所以很少來系上。他是我們農業技術的總顧問，光復那個時候米糧比較缺乏，糧食局李連春先生，非常希望他幫忙。陳儀，很多人不曉得陳儀是福建省政府的主席，派來台灣接收台灣。他為什麼同意磯永吉留下來，這個文獻上都沒有。但我推想是這樣，磯永吉先生在台北帝國大學的作物學研究室任講座教授的時候，受到陳儀的邀請，帶研究室的同仁，去福建省作實際的考察，考察回來以後就寫報告，報告剛剛交給他們，剛好蘆溝橋事變

發生，就是中日戰爭開始，所以他們的計劃就沒有實行。但是我想磯永吉先生在光復以後，我國政府很希望他留下來，因為很瞭解他在台灣所做的工作。這個人也是非常實在的人，作事情就是蠻實在的。

黃富三：1935年博覽會的時候，陳儀到過台灣。

賴光隆：對，他因為很想借鏡台灣的農業，因為氣候非常類似。這個是文獻上我沒有看過的，我是推想，他有這樣一個想法。

黃富三：磯永吉先生有到過福建嗎？這應該是一定找得到資料才對。

賴光隆：對，而且他也替他們寫一些考察的報告。

曾美倉：這個考察報告，上次整理磯永吉先生資料的時候有。他到南洋、到什麼地方考察都有很完整的報告。他去了好幾個地方。

賴光隆：因為現在我也沒有時間，實際上你要整理這些資料，一定要懂得那個時代的背景，還有語言要非常深入的瞭解。所以郭華仁系主任說：「賴老師多花一點時間整理。」我說，這個我沒有辦法給你作承諾。不過，有時候寫下的東西，我就給他看嘛。你問我磯永吉先生跟這個場的關係，他事實上是先當農業試驗所方面的主秘或主任後，做得很好，然後在昭和3年，成立帝國大學時候，他從農業試驗所來臺大專任，不是兼，但是其實是有一點兼的。因為那個時候，農業試驗所已經成立很久了，實際上，蓬萊稻的試驗，是在那個農業試驗所時做的。但是舊農業試驗所已全部廢掉，那天我想去看舊農業試驗所有沒有留一點東西，結果什麼都沒有。

曾美倉：應該還在，那棵白干層樹什麼的都還有，有一層白色的……。

賴光隆：房子還在嗎？

曾美倉：房子當然拆掉了，那棟樹可能有保留啦。

黃富三：你們說的那樹地點大概在哪裡？

林安秋：昆蟲館對面。

賴光隆：阿兵哥在那邊站崗，不能進去嘛，只有我們昆蟲館的學生上課才可以通過，那個地方後面是蟾蜍山，現在是要塞，都有站崗。這前面啊，就是很有名的舊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。

林安秋：所長，有我們好幾位農藝系的教授去兼。

賴光隆：那都是光復以後的事情了。

曾美倉：如果按照賴老師這樣講喔，比如說農場有沒有什麼貢獻，蓬萊米這件事，是可以放在農場的貢獻裡。

賴光隆：是可以啦。因為你要瞭解一下磯永吉先生的活動範圍，他直接來從日本來這邊農業試驗所報到，這個最低的職位叫做囑託技師，然後升技師，是技術人員最高的，他最後當了所長。前面的所長都是大島金太郎，第一代的，然後後面的澀谷，學土壤的，然後他在昭和17年～昭和20年（1945年）光復，他光復前三年當了這個農業試驗所的所長。等於是這個台灣農業試驗所的最高的職位。

黃富三：跟這個農場是有關的一個是人啦。另外就是，他作研究的地點在哪裡？這個我們要把責任分清楚。如果說他是在那邊作的話，那顯然主要的貢獻是在試驗所。

曾美倉：應該是在那邊，甚至於就是在台中那邊。

賴光隆：磯永吉先生在台中是有一個工作伙伴叫做末永仁先生，另外一個是林四郎先生，曾是前後的台中農事試驗場的場長。他們與磯永吉合作很多稻作的研究與育種，台中65號品種係末永仁先生當場長的時候育成功者。而農業試驗場即嘉義分所，也是磯先生進行稻作研究常去的地方。因此可以說，磯永吉先生的研究場所是很廣大的。

黃富三：可能在不同的環境，做不同的試驗。

賴光隆：對，當然是要這樣做。同時，他的「台灣稻的育種學上的研究」論文，就是拿到博士的學位論文，他是昭和3年左右才拿到博士，拿到博士當然就拿到帝國大學的教授資格一樣。

黃富三：第二個階段，就是34年到38年間，這段期間有沒有什麼記憶？比如說，有哪一位有什麼政策、有什麼貢獻？

賴光隆：這個我也沒有看過這個文獻，那個時候也不在臺大。我於39年才進來，所以可能是王益滔教授啦。我進來的時候，農學院的院長是陳振鐸。王益滔教授是東京大學畢業，從大陸去東京大學留學，光復後，他來臺大農經系，所以李登輝還是他的學生，他非常主張農場實習。

曾美倉：他非常主張農場實習，那時候王益滔教授設獎學金，好像要給農場實習。

賴光隆：王教授對我非常照顧，因為他是學長又是老前輩，當過農學院院長，所以可能和接收時候有關啦。所以臺大剛剛接收啊，他會來農場又兼那個農學院院長。他假如有寫什麼東西，就是應該在他的論文集裡。剛剛你講的38年的話，我們都還沒有進來這裡，只是我比較早進來。王益滔教授是院長，不然就是農化系主任陳振鐸教授，他是院長，所以可能知道。王益滔教授現在也不在了，找找看他的論文集有三本，他有給我一份，我翻翻看。我這裡有提到，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光復後，到民國46年，分設農藝分場、園藝分場、農工分場及畜牧分場，由相關學系分別管理。我是44年8月返校服務，以農學院技士職稱，在農藝分場工作。當時系主任顧元亮教授，另由系主任兼任農藝分場主任。所以民國46年，馬保之先生來當臺大農學院院長，對農場作了很大的改革，一直到現在。這個改革是這樣：民國46年，馬保之原來是農復會植物生長組的組長，那個時候重要的人物都是大陸金陵大學的畢業生，比如說沈宗翰、錢添鶴、蔣夢麟，都是那個金陵大學的。

黃富三：那個李國鼎功在工業化，也是金陵大學的。

曾美倉：包括蔣彥士。

賴光隆：蔣彥士是金陵嗎？

曾美倉：嗯，他好像也是。

賴光隆：那有可能。然後顧元亮教授，都是這個派的。我於民國44年回來母校，45年到46年，我只服務兩年，於47年元月離開。所以46年，馬保之先生從農復會到臺大當臺大農學院院長，那個時候外面傳說是金陵大學派的，要把學術、行政一把抓。所以農林廳就派後來在陽明山摔死的金陽鎬，所以臺大就把馬保之先生送過來。

林安秋：我那個時候是學生。那個時候農學院院長是比校長還高。

賴光隆：我講給你聽，他是46年來臺大，農場那個時候分：農藝、園藝、農工、畜牧四個分場，等於四個山頭。你農化系要用土地，不行，我農藝系要先優先。所以農化、森林、病蟲、農經都會有一點哀怨。同樣，農學院附設農事試驗場，他們不能利用，大概有一點不滿。因為系

主任權力很大，場長是名義上的，場長不能指揮，而且開始有些問題。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研究費，農學院的老師，農藝系的話，希望我們在這邊栽培作物出售，希望有一點經費，配合他們做實驗，至少最起碼的實驗。園藝系也是一樣，水果這方面，果樹的標本給學生觀察，那我們這邊有農藝的標本工，其他系就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可以利用。所以，馬保之院長一來，進行農場的改革，今天的型態就出來了。他把農藝、園藝、農工、畜牧合併。畜牧有時候有牛幾十頭，一個講師在那邊管，一直買飼料，多少錢學校也不是很清楚。農藝分場我來之前，有一個陳先生在管。有人寫黑函，說農場賣穀子不透明，所以系主任也是不放心。我來的時候，系主任特別叮嚀我，以後公務的處理，一定要非常的公正謹慎。叮嚀我們這樣子做，因為他希望賣穀子的錢可以幫助研究。

黃富三：我們稍微一項一項來，他的改革，第一、組織方面是說，不再讓各系主任形成一個王國。

賴光隆：場長是虛位，各系的系主任兼管分場的主任，權力很大。別的系要申請土地，要通過不簡單。

林安秋：就是把他整合起來。

賴光隆：馬保之先生，恢復場長的實權。

林安秋：就是現在的前身就對了。

曾美倉：賴老師，當初這個農場本身有沒有會計制度？

賴光隆：有。有會計、有出納。朱先生是會計，另外一個是出納。我們要賣穀都要經一定程序。

曾美倉：在是講分場的時候也有喔？

賴光隆：對。他不是說分場，他是管這個全部的農業試驗場。那時候劉先生，畜牧分場的一個講師，反正他們要收牛奶錢，要來這裡登賬。所以農場辦公室，不只農藝分場，它是提供會計室跟出納，是這樣的。所以陳貴先生他那邊有收穫什麼蔬菜，也要到這邊來登賬。那我們農藝分場主要是出售穀子，賣穀子，還有監標，人家還要來投標。這個都是會計要做的，我們不做的。

黃富三：組織方面是綜合起來了。

賴光隆：本來就是有這樣的組織，但是分場由系主任兼，或者是系主任指定或指派的人的時候，對這個農學院的實習，或者是教師研究，有的系不方便。所以馬保之先生來，不願意做虛位的場長，就一下子就給改了。他設一個管理組，第一代的管理組主任，請農經系的李添春教授兼。

林安秋：我上過他的課。

賴光隆：他是上農業法規。李添春先生，本省人。

黃富三：應該還有兩點：一個是關於他的措施，比如說買賣、經費……。

賴光隆：那個都有照學校的。我先把那個改組前後的情形說明一下。原來各分場有系主任指派的人，來負責管理的。而馬院長來，把各系的管理權，全部歸管理組來做。管理組設一個管理組主任，下面設兩股：一個是技術股，一個是總務股。第一代的技术股，就請吳傳先先生擔任，總務股的股長要我出任，然後把農藝改為農藝組、園藝改為園藝組，新加森林組、農經組、農化組。以後大家要做實驗，不准說園藝自己來優先，農藝來優先，每一組都可以提出申請來，要用那一塊地、多少經費申請，需要多少工配合，牛多少工，或者是耕耘機，都要申請。所以對原來有分場的，當然是不方便，是有一點雜音啦。原來有四個分場的都覺得，這

樣改組給害慘了。事實上，以後雖然組有增加，這個體制一直沿用到現在，還是覺得，大家認為這樣才公平啦。

黃富三：所以你認為這樣是好的？是一種進步的措施。

林安秋：由管理組統籌分配。管理組主任實際負責分配管理；你來申請，他來分配土地啦。

黃富三：這是它的優點嘛，有沒有它的缺點？

賴光隆：馬保之先生非常重視學生的農場實習，他就這樣改組，農業試驗場最大的目的啊，就是導師的教學研究，配合老師教學研究。老師從外面拿經費，或者是有經費補助要在這邊做田間的實驗、調查啦，需要工嘛，需要田地嘛，農業試驗場一定要給你土地。所以這個試驗研究，對教學的標本哩，不能隨便今天老師要做這個實驗標本，隨便跑到別的地方拿，拿不到嘛。所以我們自己有這個標本園，隨時有農藝作物、園藝作物，或者是特用作物的標本，這個就是教學方面的配合啦。第二個就是，學生要做農場實習，農藝系的學生除了水稻以外，要做養牛的實習、養雞的實習，要有場所。所以畜牧系的學生，要學插秧或者是什麼，也都需要這樣一個田地，跟初步的工具、農具，所以提供學生農場實習的地方。既然農學院的學生學了那麼多的知識啊，實際上要怎麼操作，不做不行。馬院長特別強調這點，就是把這個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改成為這樣一個組織模式。

林安秋：所以那個時候開會啊，是院長主持，然後八個系的系主任當然與會。因為各組主任就是系主任。

賴光隆：我是民國44年9月到這邊來工作。47年元月，我自己的志願，要去台糖公司，所以辭掉這裡又去台糖公司服務了。然後，民國57年從東京大學獲取博士學位回來，一直到民國86年退休，我一直在農藝系工作。民國62年到民國68年，我兼任了5年系主任，這中間，兼了5年的農藝組的主任，然後又出任副場長3年。我個人是從最基層的，一直做到副場長。你要了解農場的歷史，我的印象可能可以做參考，是這樣的。

林安秋：學生時期，農學院的學生，不管是哪一系，都要到農場實習。

黃富三：那教授們做研究也用這個地方？

賴光隆：對。改組以後，這個地方的田事實上是一塊一塊五厘地，就是一分的一半它都有整理過，下面的土壤有表土、心土，而土壤的性質會影響到作物的生育，所以它的心土有做過改造，表土也有做過處理，盡量讓它這塊地地力要很平均。因為做試驗的時候，要這樣一塊一塊稻田地力比較平均並不簡單。很多人不曉得，我在任的時候，常常聽到雜音，說某立法委員從我們農場旁邊通過，然後打電話給校長說：「你們臺大怎麼可以浪費土地？台北市一坪地多少錢，我經過那邊，都是長草啊！」他看不懂作物啊，以為是我們這邊長草，然後罵我們臺大是在浪費。很多系的系主任，想蓋系館什麼的，眼睛就看這裡在浪費公地。實是上不是，我們那一塊一塊都是寶貝，跟化學系的實驗室是一樣的。好幾次，校長還特別交代，要系主任說明為什麼農場荒廢在那邊，立法委員某某人經過那邊說你們浪費。

林安秋：還有，比如說我們做育種的，它有時候要特別處理放射線照射，要它變種幹什麼的，都長不好啊。在做比較的時候，有的長得好，有的根本長不出來。他罵你們種這個像是什麼東西？根本就是外行人在批評。

黃富三：那你們沒有把專業知識通俗化嗎？不用簡單說明解釋這塊代表的是什麼地？

賴光隆：有啦，現在你看我們標在旁邊，有用兩個稻米啊，上面寫蓬萊稻園地。我們最近有申請古蹟保存。所以馬院長。在臺大時，我個人的印象是，他的魄力用得很恰當啦。我們學校的老師都一個一個不好惹的。

林安秋：這個地方實際上在那個時期，農學院馬保之要較特別加強，沒有他的話，沒有今天這麼好啦，那個時候他兼農復會生長組的組長。

黃富三：底下我們要談一下經費。不是經費相當的困難嗎？那他怎麼樣解決？

賴光隆：他的確是用很大的力量。馬保之先生來了以後，農學院的老師比較保守的，就是盡量敬而遠之啦，不碰他。那麼這個金陵的，當然是歡迎嘛。馬保之在建教合作方面作了一個很大的貢獻，來了以後，把整個臺大農學院，跟美國加州大學的農學院做一個建教合作。所以由他那邊（加州）派專家來給我們建言。但是這個也要錢，所以我們這邊像顧元亮老師、林正義教授，派到美國去一年到兩年回來，所謂的師資交換研究。林正義教授是專門指定派去美國，蔣彥士先生要他好好學習種子檢查，因為種子是我們農作物生長的基礎，種子優良，生長可能有保障啦。過去都沒有做這樣的檢驗優良種子的制度，所以請林正義教授一畢業不久就派到美國去。回來以後在農復會工作，一方面在這邊教學，建立種子檢查的制度，不但是在臺大也把這個制度推廣到全省給農民。這個時候的經費幾乎都是從農復會來，所以我們都講馬保之先生嫁過來臺大，嫁妝帶來不少。

黃富三：印象中（指會議紀錄）好像有幾個美籍教授參加的農場會。

林安秋：我們那棟紅磚種子研究室就是他那邊拿來的錢。那個時候台灣大學裡面，很紅的就是馬保之先生。

賴光隆：幾個院長有車子啊！只有馬保之。

黃富三：那個時候有車子，身份地位就是不同。

林安秋：他喔，我們作學生實習的時候，他會來看。我們派到糖廠去實習，然後他講：「你們以為做田間工作沒有價值嗎？」然後隨便指說：「你看，那個叫做什麼？」外面那棵樹叫什麼？他就隨便一指，叫學生起來講，答不出來。「你看，你們就是沒有來實習」當場罵。很厲害，權力大！

曾美倉：他那時候經費很多，農復會都有支持經費可以到外面去實習，又有零用錢可以領。

黃富三：關於經費方面，有沒有更具體的？比如說是透過他個人的關係，還是有一套制度化的經費？

林安秋：就是要通過申請啊。

曾美倉：應該說，先付院裡申請，再向農復會申請。比如說，那時候農學院畢業生，你們（指林安秋）不知道有沒有，像我們畢業生全島旅行，農復會補助經費那當然要去看一些農場，他鼓勵研究。

林安秋：那是計劃性的，做研究員拿研究費，都是一個計劃。比如說，林正義老師蓋那棟房子是種子的研究計劃，後面那個白色木板屋啊！都是他弄出來的。那個時候我當學生，所以知道這點。

黃富三：這是經費，那措施還有什麼？

曾美倉：但問題是這個經費跟這個農場沒有關係。

林安秋：這跟農場沒有關係啊。

黃富三：不過他提供經費……。

曾美倉：那大都是農學院的，不是農場的。學生到農場訓練，大概有補助一部份行政費，可能是講師到這邊來講課之類。

林安秋：也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。比如說，老師要在農場作實驗，申請在農場作實驗，那個錢是從那裡來的，是間接的。

黃富三：這個也算。

曾美倉：在日本時代，所有從農學院畢業的論文，好像農藝方面、園藝方面的問題，都是由農場方面負責。是不是光復以後，特別是早期，也這樣。另外，有用到土地，這個應該都是農場的貢獻。

林安秋：還有比較後期。

曾美倉：比較後期，比如說最近的研究，就比較沒有用到土地。只要有用到土地的、作實驗的，應該都有用到。

林安秋：在這個農場，林正義教授，在那個時候就曾經育有兩、三個品種出來，賴老師可能知道。我們農藝系以前有育成水稻品種出來。

曾美倉：那個有，後來也參加全省的區域試驗。

林安秋：更早還有臺大一號、臺大幾號，是農藝系的人做的。

曾美倉：那個有臺大第幾號啦，送到區域試驗去，有的比較早熟，沒有用啦。

黃富三：剛才我聽到這個時間有國際學術研究合作。另外，你說建教合作，應該是指臺大跟外面的這些工業界、商業界的合作。

賴光隆：可能有跟台糖合作。

林安秋、曾美倉：對，有跟台糖合作。

曾美倉：那時候學生實習就是派到台糖去。

賴光隆：而且我們沒有很大的旱作地啦，因為這邊都是水田，小小的。後來，又添了安康的部份後，還不能做實習啦，最初麻煩農工系的施嘉昌主任去規劃，規劃一公頃一塊。但是安康的土地，有地下水會冒出來，即使規劃以後啊，一塊一塊土地，還是非常的冷、不整齊啊。

林安秋：所有農學院的學生一定要派去外面做實習，我是第一期，我們到台糖一個月，一個人。每天是10塊錢。那是一年級，學分是一個學分。然後二年級，派到森林系溪頭，也是30天，每一系都要去砍樹啦，育苗啦，都要做。

賴光隆：很可惜的，蒯通林先生已經過世了。從馬保之先生改革要加強學生實習的時候，我還沒有辭職。開始時農學院的學生都在這邊集合，按照各系不同的性質分組，那個暑假就在我們這個附近。蒯先生跟我一樣，是農學院的事務員，我是農學院技士，他也在這個農藝分場。實際上是我在負責啦，但是因為他全省都在隨學生跑，對實習情形很了解。他不在很可惜啊。

林安秋：他懂得很多。我們在一年級跟二年級，一定在外面實習。另外，台糖也在這裡設獎學金，我就是拿那個獎學金進去的。那是在三年級跟四年級給，每一年給你，忘記多少錢了，比如說兩萬塊或者什麼，不少，那時候生活費一個月才400塊。

曾美倉：對對，那時候不少。那時候有1千塊的獎學金。

林安秋：有喔，我那個不一樣。啊，忘記了。反正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定數目。

黃富三：那對台糖沒有貢獻？比如說我們幫他們有沒有發展出什麼新品種？或是什麼？

林安秋：那不是，拿獎學金後，你畢業以後不必考試，去那裡就職就是了。我們是培養學生、培養人才就對了。因為大學畢業後，臺大畢業的很少去台糖工作，台糖公司裡面都是專科學校的多啦，希望臺大的學生畢業後進去，這樣子。

黃富三：另外，比如說，農林廳、糧食局跟你們有沒有關係？

賴光隆：我們跟他們的關係是這樣的：因為也是他們金陵一派的，有所謂試驗評議制度。評議會是他們弄出來的，也是馬保之這個農復會的。因為大學老師，還有農復會的專家，除了向農復會申請經費以外，平常他們怎樣作實驗，都沒有有一定的機構給他們提供意見，做出來的東西有沒有用，或者是做到什麼樣的程度，也沒有人給他評估啦。所以，他們就建議在農業試驗所、農林廳弄一個農業試驗評議委員會。台糖公司糖業研究所，他們專門在做育種、農藝的試驗，也給他弄一個台灣糖業研究評議委員會。菸葉試驗所，那個是公賣局的，也弄一個。然後，推薦幾個評議委員，由臺大、中興大學、農復會提出。每年要做預算的時候，開一個評議會，他們做出來的試驗成果，我們就給他看；那建議通過、或者是修正通過，評議委員會給他們幫忙。所以，台灣的農業試驗用這種評議會制度，把學術性專家的力量結合至實際作實驗的人，給他做一個技術性的諮問、諮詢的工作。這個做得蠻不錯的。

林安秋：當初的那個試驗單位，像糖業試驗所所長是我們農藝系的，盧守耕教授、農業試驗所是湯文通教授，都是我們這裡農藝系的教授在兼的。所以密切啦，我們之間的來往應該是很密切啦。

黃富三：那怎麼樣跟農場結合起來？

賴光隆：農場是學校的，所以剛才講，最主要的是提供老師教學研究，能夠配合是最重要的啦。

黃富三：我剛才的意思就是說，像糖業、菸葉，那個跟農場沒有直接關係？

林安秋：沒有沒有。

賴光隆：因為老師有時候看到某些問題，指導學生寫畢業論文。或一自己獨立做研究，也有一些是跟這個農業試驗所的共同研究，或者是利用這邊的試驗田，做一些共同研究。

林安秋：他們去發現問題，比如說甘蔗問題，在這裡作實驗，水稻也是一樣啊。還有小麥作實驗等等。

曾美倉：這個喔，農場過去同一時間都有。比如說你申請土地，一定要寫這個幾號申請，然後提出，應該有檔案啦。比如說向農場申請土地共有幾筆，實驗有幾筆，然後名稱是什麼，都有。所以說每年都有，這個資料應該不會開會完就弄掉。每年有那個期報、場務會議報告，可以調出來。

林安秋：這個資料都有檔案。

黃富三：這麼細的研究，將來可能農場林秘書可以多做。這樣比較具體，說不定可以列表。包括統計數字。馬保之外，還有沒有重要的人物在這裡進行改革？

賴光隆：農場的改革大概是馬保之先生做了這樣的一個改革跟推動以後，歷任的農學院院長啦，大概是依照那一種方式了。

黃富三：蕭規曹隨是吧？

賴光隆：也不一定這樣啦。比如說示範經營，為什麼要做？因為我們農場請的這些工人，一部份是公費的，就是學校的經費；一部份是農場自己僱用的，這個的費用學校不給我們，所以一定要有農場做示範經營的收入來支援。賣一些農場的產品啦，主要的目的也是說，示範經營得到的利潤來維持人員，或者是其他學校不能提供的經費。

林安秋：希望自給自足，全部人事沒辦法自給自足。

黃富三：我們在沿革比較強調的是：有哪一位，有什麼重要政策，在什麼時候發生。除了馬保之之外，還有沒有哪一位？

賴光隆：我們指導博士班的學生、碩士班的學生，老師的研究越來越細化，需要更精密的設備。所以後來，農學院有一個農業研究中心的成立，蓋了人工氣候室、電子顯微鏡館。人工控制氣候室是由台灣農業研究中心撥款建造，提供溫度、濕度等環境因子調控，提供進行作物的生理研究。研究的精密設施，所獲結果運用於作物育種栽培方法的改良，及對農作物的生長以及品質的改進，有很大的助益。

黃富三：人工氣候室也是屬於農場的？

賴光隆：不是，那是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由吳大猷先生推動的。長科會下面有幾個中心，而「農業研究中心」就是長科會的一個中心。這個中心由臺大農學院主辦，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和國立中興大學協辦的，執行主任放在臺大農學院。第一代的中心執行主任是顧元亮教授，當過農藝系主任、臺大教務長、臺大農學院院長，所以非常的有貢獻。

黃富三：就是在他任內推動的？

賴光隆：對。所以民國58年6月，人工氣候室成立。它的建造過程，我有詳細的寫下來，你都可以參考。顧元亮教授之前，臺大就好像有一個綜合溫室籌建委員會，那個時候的院長是張研田先生。首先園藝系、農藝系的幾個教授合起來商量，土木工程先做一部份，然後後來蓋了玻璃室，然後裡面的溫度調控儀器弄好，提供給大家使用。就是我剛才講的，民國58年6月的事情。

林安秋：那個時候的構想是，農學院的大型設備是農學院共同使用的。

賴光隆：不是農學院，是要給中興大學、台灣省農業試驗所、臺大農學院三個單位共同使用。

林安秋：所以，現在園藝系在管理的原子能同位試館，也是顧元亮教授從IAEA拿錢來蓋的，就是農學院共同使用設施。

賴光隆：顧元亮先生的貢獻很大，不過他是很特殊的人，從來不講這個。我這裡有寫他來台灣的故事，我稍微介紹一下他跟臺大的關係。顧元亮教授於民國38年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作物育種學碩士學位，因為時局動盪，無法回到南京金陵大學；他是從南京金陵大學派到康乃爾大學進修，念碩士。38年時局已經變化，不能回去大陸，就直接從美國到台灣來，起先出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，也就是農復會的秘書，旋即轉任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任教，並兼任系主任。於民國51年夏，出任教務長，隨後於民國54年到民國61年，出任農學院院長。任內成立台灣農業研究中心，積極加強研究儀器、圖書、設施的充實，提升教學研究水準，如：人工氣候室的建造、電子顯微鏡館、農業研究中心的圖書採購，均為其重要成果。又在院長任內，籌建農學院研究大樓，於故劉院長棠瑞任內順利完工。民國66到67年間，農藝館的內部裝潢完成以後，農藝系的重要研究室從4號館移到新建的農學院研究大

樓，並簽准校方，改稱為農藝館。我們農藝館是向學校申請同意，原來是農學院研究大樓，所以蓋好以後，農藝系跟園藝系好像有一點意見紛歧。因為4號館是我們磯永吉教授、安田貞雄教授兩個研究室原來就在那邊，園藝系只有一個田中長三郎教授一個講座；還有農經系的陳正祥教授的研究室。所以4號館是一共有四個教授，但是農藝系佔了兩個，所以那個時候，我們農藝系老師大部分都想留下來，請園藝系過去，新的給他們，他們應該很高興才對。但他們堅持說，你們搬好了，我們就留下來。所以就是這樣爭執。我們農藝系幾個年輕的就商量，那好，這是有條件的，因為我是系主任，要去跟劉院長講，研究大樓內部的設施要給我們弄得很完整，那我們搬過去，馬上就可以接著做教學研究，劉院長也答應了。所以就那個地方弄好，我們農藝系的，除了生物統計的老師，就全部到那邊去。但只有一個林燦隆教授跟我們一起搬去，其他還有一些老師不願搬過去，所以這個後來跟園藝系好像有一點問題。名字講起來是不好聽，像我們的那個王老師，他就不搬；有些園藝系的老師就對他不客氣，弄得不好。我那個時候已經退了系主任了，但是總是好像我的責任。

林安秋：他現在還在那裡，到現在還在。

賴光隆：已經蠻久了，所以當系主任啊，我都是拜託拜託同仁合作。75歲的老師喔，那個時候大家都不退休啊，而盧老師、湯文通老師、汪厥明老師都是70幾歲，教育部已經命令下來，希望75歲能夠退休。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師，每一個個說明：「老師啊，很怕你們在黑板前倒下去啊。」責任就很大了。所以這個，每一位老師退休，我保證研究室保留5年，讓你們自由5年。當然，老師都非常合作啦，就退下來。我們系裡是這個樣子啦，學校系主任難當啦。

黃富三：除了措施之外，執行的成效，特別是對研究的貢獻啦等等，這方面有沒有值得提的？我從檔案抓出來的有野生蘭蕙植物研究、梅花鹿……。

賴光隆：那個是農場的。那個時候我擔任三年副場長，園藝的方面，林先生非常熱心；大概林安秋老師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做了。我接的時候，他還在做。所以，收集那個野生蘭蕙的那個計劃。

林安秋：這個很可惜，現在有一些已經不曉得到哪裡去了。那時派幾個人，到全省的山上去採回來的原種，那是很珍貴的蘭花，在農場保管。

賴光隆：我來的時候是在那裡。（林安秋：現在不曉得了。）現在拿掉了是不是？那個野生蘭？

林安秋：現在可能沒有啦。

黃富三：全台灣去採集？

林安秋：全台灣的山上，林廣雄和吳興隆那些人。

賴光隆：我接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在做了。所以，好的我就繼續讓他們推動啦，因為那個……。

黃富三：會做這個一定有什麼動機？誰發展的？

賴光隆：動機是要保持台灣的原生種。因為要做育種，我們一定要考慮原生種在不在；假如外來種的話，價值就比較差啦。比如說蘭嶼的蝴蝶蘭，還有羅漢松，你不能帶走喔，帶走要沒收啊。因為他要保育，只有在那邊才有的。

林安秋：那將來可以做育種用。

賴光隆：對病、蟲啦研究用。

黃富三：有想到說栽培蘭花做商業用途？比如說盆栽啊。

賴光隆：有啊，在組織培養的實驗室。但是像林安秋離開以後，可能還沒有離開時，已經申請了，我負責的時候還完整。

林安秋：我那個時候蘭花沒有做商業用途。那個組織培養的實驗室是我那時候蓋的，那個時候是第九宿舍和第八宿舍中間的農場，有一部份被軍隊購占。那個時候我拿到台幣六百萬。

賴光隆：在我負責的時候完成，然後可以做生長點培養什麼啦。後來葉先生拿來做菇類的接種。

林安秋：我那個時候是拿到六百萬蓋這棟。還有我們安坑農場的排水灌溉，整理得很好，每一塊田都整理得很好，錢都是從六百萬支用。

黃富三：經費是從哪裡拿來？

林安秋：軍隊、空軍、國防部啊。因為要拿一塊地去蓋國防設施，可以控制大陸的飛機一上來就預知，那不曉得是什麼系統啦，這是秘密的。

黃富三：喔，預警系統。

林安秋：那種是國防機密的那種單位啦。

黃富三：將來可以考慮把它放在附錄，這樣資料就會很完整了。

賴光隆：我這個資料是寫農藝系為主，但是也有附帶寫一些農場的。

黃富三：那我們可以斟酌情形，到時候抓直接有關的資料出來。

曾美倉：這個經費，農場經費的部份。

黃富三：對。經費這個部份最缺乏。我們有一個專門的章節，到時候如果你們知道的話……因為我怕忘掉，還有一件事情，等一下再談經費。

賴光隆：我剛才講為什麼中興大學，我們是他的根。中興大學還沒有成立，在我們的圖書館舉辦開學典禮，然後才搬過去台中，是這樣的。講起來就是從這邊開始到台中，一定有一定的關係。

黃富三：後來又跟法商學院合併起來成為中興大學，現在又分開。

賴光隆：它現在獨立是不是？

黃富三：它現在法商學院變成台北大學，就是在三峽那邊台北大學的一部分。中興自己在原來的台中農林學校，就完完全全是中興大學，把台北的拿掉。

曾美倉：它那邊現在有沒有法學院。

黃富三：記不得了，它有成立類似社會科學研究院，底下有隸屬什麼什麼的，可能是人文社會科學綜合的一個研究院。

賴光隆：我給你一份copy在林秘書那邊。

黃富三：對對，現在有兩份顧元亮，還有其它人嗎？現在是農場沿革的部份，還有什麼，比如說貢獻方面還有沒有可以提的，特別跟農場有直接關係的，比如在試驗，然後推廣，一個是學術的貢獻，一個是農業技術的推廣。

林安秋：教學研究跟學生實習為主。

黃富三：等於說培養人材。另外示範經營這些產品，對社會有沒有影響，比如說農產品是不是要求的高品質等等？有沒有產生示範作用？有沒有在技術方面有新成果？

賴光隆：可能有吧，這要看社會的風評吧，像臺大農業試驗場出品的奶製品很受歡迎。

黃富三：我還滿喜歡吃三明治的。

林安秋：那是農場出品的。

賴光隆：大家會跑來這邊買冰棒、冰淇淋之類的，還有我們的濃縮果汁啦。我們當然沒有辦法生產原料，不過有去中部收購一些百香果，在這邊抽取果汁加工。

林安秋：牛奶、奶製品。東海大學的奶製品跟臺大的奶製品都很有名，外面的人很喜歡訂這裡的。

賴光隆：我們學校可能是設備規模的關係，沒有辦法很大量的生產，但社會人士風評某一項產品相當的有名氣，他們多多少少也會改善品質，改善得更好，應該是有示範經營。

林安秋：曾經有被抗議過說我們做這個是跟商人爭生意，所以我們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去做。

曾美倉：我們這邊都免稅。

黃富三：我記得高山茶好像也滿不錯的喲，臺大的，這個跟農場沒有關係吧，應該是森林。

林安秋：高山茶跟森林系有關。

賴光隆：我們牛隻的改良已經都有相當的成果吧。那個時候，沈添富院長當畜牧組主任的時候，我那個時候是副場長，他要我同意胚胎移植，做得滿成功的。

黃富三：我記得我唸書的時候還看到有黑人在這裡做農耕，所以我們技術援助非洲。

林安秋：那個就是中非技術合作。

黃富三：這個是農學院還是農場？

林安秋：農事試驗場。

賴光隆：這裡是試驗場，那個中非合作大樓就是現在臺大農學院的昆蟲系，好像是經濟部蓋的，臺大提供那個土地。所以孫運璿曾來演講，我也去聽過以他們大概是近農場，正好利用我們的設備，是不是這樣？

林安秋：我那個時候當學生，中非技術合作大樓後面，是非洲學員的宿舍，實驗農場就跟他們合作，培養他們在這裡作實習就對了。

黃富三：那空間方面，中非技術合作大樓是不是也把它放進去？

賴光隆：提供他們做實習嘛，他們回去都是政府的要人，都是農林部的部長、副部長。

林安秋：他們來這裡受訓以後，回去就是幹部、主要幹部。

黃富三：回到他們各該國有沒有在農業推廣方面，有具體的成果？

賴光隆：問題是我們這邊沒有收集資料，也不曉得。

曾美倉：他們台南那邊就有蓋一個專門的場地，即時訓練班。台南改良場後來有專門蓋給中非人員訓練用，以後就通通是在那邊。

賴光隆：現在好像是屏東科大，是不是？

曾美倉：現在很多農業改良場都在台中區。因為後來改良場都有宿舍，所以現在都是在那個地方。

黃富三：還有，我們也派過農技團到非洲，跟這個農場有沒有關係？

賴光隆：沒有直接的關係吧。

林安秋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，我就是那個單位借調出國的農技團長。

賴光隆：由他們找適當的人選、適當的專業專家，比如說，稻作、蔬菜、花卉。這樣組一個團，然後駐在當地受援助國。

林安秋：我們農藝系有幾位老師都是出去過，還有指曾美倉。

黃富三：這個經驗以後都可以寫下來，寫成紀錄。還有畜牧方面，我們都養牛嘛，沒有人養雞？

林安秋：沒有養雞。

賴光隆：那個可能是學生在學校實驗用的。

黃富三：那後來養雞在台灣發展的時候，我不曉得農場有沒有？

林安秋：沒有，農場沒有。

賴光隆：可能有迷你馬，不曉得有沒有研究？宋永義先生啦，這個迷你馬？（問林秘書）

曾美倉：宋永義先生應該是迷你豬啦。迷你豬很有名，宋永義的迷你豬非常有名啊。

賴光隆：迷你豬，就是玩賞用的？

曾美倉：他那個好像不是，是研究用的還是怎麼樣？

賴光隆：醫學用的嗎？

曾美倉：不知道，這個可能要從他們那邊去找。

黃富三：是這裡做的嗎？

曾美倉：不是，是宋教授在畜牧系做的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一定有透過那個畜牧場，等於是農場的畜牧場。

林安秋：利用畜牧場。

曾美倉：去那邊培養、去實驗，一定要有。

黃富三：這個也算是農場嘛。

林安秋：當然是。

林安秋：後來又分開了。

曾美倉：後來又分開了？

林安秋：現在他們獨立了嘛。

林秘書：現在畜牧場還是農場的一部份。

曾美倉：畜牧組啦，所以農場的後面才透過畜牧組啦。

林安秋：有有有，一定是在畜牧組管理。

賴光隆：馬春祥教授不是做那個鴨子的育種？

曾美倉：馬春祥是做鴨子的？

賴光隆：鴨子啊，我記得。是不是鴨子？宜蘭的什麼鴨子。

曾美倉：宜蘭的鴨子就是現在的院長，跟陳保基做的。又比如說，我們臺大選一號燕麥，還是目前臺大唯一育成品種，但是選育方面就是在農場選。

林安秋：我覺得我剛剛講過水稻育成幾個品種，雖然後來沒有被採用，但是在這裡做出來應該提一提。

黃富三：對啦，應該要提。

林安秋：這個地方育成幾個品種。

曾美倉：太多。現在台灣各場所，水稻有育幾號的，應該有好幾百種。

林安秋：起碼提一下農藝系曾經在這育成幾個品種。

曾美倉：有些是文獻查不到的。

賴光隆：因為有一陣子，大陸的中央農業試驗所一位陳振華先生帶來所有的稻種，後來到台中菸葉試驗所做技士管理。我來的時候，我們借他考種室跟田地，他從大陸中央農業試驗所拿來的水稻，後來跑到哪裡，我就不曉得了。

林安秋：不是那裡有一個冷凍庫（對曾美倉說）？

曾美倉：我這邊沒有。那個會不會後來整個給繆進三。繆進三曾經有寫過一本水稻圖鑑，很早，會不會是他做的？大部分都是在地種比較多，很多都是國內過去的名字，會不會是這樣？

賴光隆：不曉得，我在這邊負責管理的時候，陳先生也負責管理，也住在那裡，現在好像拆掉。

曾美倉：那後來到哪裡？

賴光隆：陳振華先生後來到菸葉試驗所。因為我有一陣子離開台北，在台糖工作4年，然後到東京去留學5年才回來這裡。所以這一段，陳振華把這個東西怎麼樣處理，我都不曉得。

林安秋：是不是應該提幾句燕麥。

賴光隆：中國大陸的中央農業研究所的稻種保存工作，在我們農場做了好幾年。

曾美倉：你如果有保存一段時間，現在種子交給農業試驗所。比如說保存多少知道嗎？

林安秋：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

賴光隆：我在這邊兩年，他都獨立的一個人工作，我們插秧，他也要插秧播種；然後收穫、保存，但是都沒有人問。因為他一直在做保存的工作。

曾美倉：那時候他是屬於農場的人，還是？

賴光隆：不是，完全是跟我們無關。不曉得誰借給他？

黃富三：提一下，留下紀錄啦。

林安秋：農藝系的教授們，曾經在農場育過水稻品種。

曾美倉：水稻我有參與，真正做雜交。那時候因為秈稻、長秈稻開始培育。就是培育臺大幾號幾號送到區域試驗去。

林安秋：對啊，那個辛勞不能不提啊。

曾美倉：我們的稻種是比較早熟。

黃富三：那經費方面？

曾美倉：我提醒一點就是，我記得我在當管理職位的時候，不知道是怎樣立法院通過3年3千萬，就是有那種經費。那個時候實驗林已經沒辦法提供經費了，農場自給自足又很困難，很多的人事費沒有辦法支出。那時候有3年3千萬，你不能亂用，每年都必須編預算去用這個錢，做農場的規劃。農場水源以前都是璫公圳，都沒有灌溉設備。

黃富三：那應該是不久前的事嗎？

曾美倉：那個沒有在不久前，那個在70幾年。

林安秋：這個地下水是我那時候做的，地下水好幾個嘛，那個都是我剛剛講那個6百萬的經費裡面做的。

曾美倉：地下水後來有加強嘛？

林安秋：對啊，全部做全部重挖，流得比較清，有了，但是量也沒有那麼多個。

曾美倉：那時候不知道4個還是5個？

林秋安：對，那個時候是用6百萬加強做。

黃富三：那個是要做改善設備，還是補助研究？

曾美倉：不一定，分出來，一年只能夠用到6、7百萬，但是你要編預算。所以開始就要給預算，要做什麼、做什麼。

黃富三：根據這裡的需要？

曾美倉：對。因為這筆錢，農場預算、規劃才能夠運作。

黃富三：是給農場？

曾美倉：給農場的，這個有一個專案的。三年3千萬還是五年3千萬，我都忘記了。反正就是有一個專案的經費，這個農場才有辦法規劃到現在才能夠機械化？以前都是小田埂，你根本都沒有辦法走啊。

曾美倉：以前是璫公圳，都是灌溉水路，你看車子都不能進去。現在每一條、每一塊田都可以進去，這都是當時規劃的。

黃富三：看有沒有更具體的資料。

曾美倉：那個一定有資料，不知道會不會保存。那時候有施工的圖、甚至於整個的預算。